

贸易天下

从“丰饶”到“共赢”：中拉矿业合作向何处去

■ 崔忠洲

拉美是一片矿产资源丰饶的大陆，拥有种类丰富、储量巨大的矿产资源：已探明的锂蕴藏量占世界60%以上，银占46%，铜占40%，镍、石墨和稀土的蕴藏量也颇具规模。历史上，拉美的银产量曾最高占世界的85%，直接影响了世界货币体系约500年，当前银的产量仍占全球50%以上。黄金的产量同样十分可观，在加州淘金热兴起之前，拉美的黄金产量曾占世界的45%至50%。此外，拉美的石油储量约占全球总产量的17%至20%，产量则占全球总产量的13%至15%，其中委内瑞拉的石油储量位居世界第一。

拉美的矿产资源主要集中在安第斯山脉周边的智利、秘鲁、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国，此外，墨西哥、牙买加和古巴也有不少矿产储备。拉美矿产资源的开发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资源依赖度分化明显。智利、秘鲁、圭亚那高度依赖矿业出口，而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的经济结构相对多元，矿业占比相对较低。二是“锂三角”迅速崛起。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拥有全球60%以上的锂储量，成为全球能源转型的关键供应地，但三国的政策策略差异较大；储量最多的玻利维亚政策最为保守，而阿根廷的合作开发积极性最高。三是多国掀起新铜矿开发潮。阿根廷、秘鲁、智利均有大规模铜矿项目，厄瓜多尔的铜矿项目也较为可观。预计到2030年，全球铜矿供应将更加显著地依赖南美。四是石油与矿产并存的“双轨”格局。委内瑞拉、圭亚那、厄瓜多尔、哥伦比亚仍以石油为主，而智利、秘鲁、巴西、墨西哥则以固体矿产为主。

中国与拉美矿业合作的潜力十分充足。然而，在全球能源转型与地缘政治博弈的双重背景下，中拉矿业合作也面临着复杂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策波动风险。不少拉美国对本国

矿产资源采取国有化政策，使投资这些国家矿业的企业面临不确定性。如今，这也影响到中资企业。

二是环境评估风险。近年来，拉美多国推出了严格的环保法规，而在当地投资的不少中企对环境风险重视不足，多采取“遵守最低标准”的原则，以至于在环境层面出现风波时处于被动局面。此外，拉美国家原住民群体近年来在土地使用方面的话语权正不断提升，法律多规定矿业企业环评需与原住民群体协商。然而，中企在开展环评评估时，易忽略这一流程，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三是社区矛盾风险。部分拉美国国家社会治安不佳，地方社区鱼龙混杂，中企投资有可能因各种因素导致利益分配不均引发矛盾，使中企项目面临安全风险。

四是政府治理风险。部分拉美国国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关系松散，中央政府难以有效监督地方官员，使得中国矿业企业易遭部分地方官员的权力寻租行为困扰。

五是市场波动与供应链风险。近两年全球锂矿价格波动较大，对在拉美投资的中国中企造成了不利影响。与此同时，部分拉美国国家薄弱的基础设施迫使企业依赖高成本的公路运输，而公路运输相比其他运输方式更容易受到社区矛盾的影响，进一步推高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面对这些相互交织的挑战，中拉矿业合作亟须从“资源获取”向“发展伙伴”深度转型，以系统性策略化解风险、把握机遇。具体而言，中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战略层面，中企需重塑投资逻辑与风险架构。ESG（环境、社会与治理）已成为全球投资评估的重要指标之一，中企应认真学习相关合规要求。重视ESG建设，不仅有助于降低法律成本，也有助于减少社会成本。因此，中企应将

ESG标准前置为投资决策的核心，避免局限于“最低限度”合规。此外，中企还应完善投资协议中的政策保护条款，充分利用国际仲裁机制维护自身权益；通过多元化布局对冲单一国家的政策风险；发挥国有企业“耐心资本”的优势，以长期主义穿越市场周期的波动。

运营层面，中企应着力构建社区共建共享机制。中资企业需摒弃“关门采矿”的“孤岛矿山”模式，将社区关系管理从应对危机的临时性措施，转变为长期发力的预防性投入。具体做法包括：优先雇佣本地员工，投资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民生事业发展，通过重视当地社区，使其成为中企矿项目的利益相关方而非对立面。同时，应尊重当地居民的意愿，在决策过程中纳入“事先协商”程序，以真诚对话取代对抗性谈判。

本地化层面，中企应积极推动产业链深度融合。中资企业应从单纯的原材料出口，向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和本地加工延伸，着力打造“从矿山到工厂”的纵向一体化能力。同时，要充分利用钱凯港等基础设施带来的红利，降低物流成本，增强供应链韧性。还应探索“光伏+采矿”等绿色能源融合模式，将拉美自身的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双方合作的竞争力。

文化层面，中企应强化南南合作叙事。在与当地有关方面的交流中，中企应强调中国作为“全球南方”一员的平等互利定位，表明中企投资拉美国国家矿业项目旨在寻求互利共赢。此外，中企应积极参与第三方市场合作，将中国的执行能力与西方的管理经验相结合，提升项目的国际认可度。

唯有超越简单的商业逻辑，真正嵌入当地的发展进程，中拉矿业合作才能在全球能源转型浪潮中实现互利共赢。

（作者系西南科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副教授）

以「链」为媒，湾区领航

■ 揭昊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博弈与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度交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经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深刻的一轮重构，统筹发展和安全成为贯穿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课题。“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作为重要部署，并明确提出“巩固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作用”。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承载着当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的时代使命，不仅要建成世界级湾区，更应成为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的关键支点。

检验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的最佳场景，莫过于国际化的经贸盛会。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以下简称“链博会”）已经成为观察全球产业协作、重塑供应链关系的重要窗口。第三届链博会期间，广东作为主办省，携中兴通讯、TCL、小鹏汽车、广药集团等64家链主企业参展，集中展示了广东在智能制造、数字科技、低空经济和高端装备等领域的创新成果。第四届链博会将于6月22日至26日在北京举办，并将在“六链一展”基础上增设人工智能专区，进一步扩大平台的产业耦合效应。可以预见，届时将有更多大湾区企业带着最新的产业链供应链跨境布局成果亮相。

链博会释放出的信号很清晰：未来竞争不是单一企业的单点突破，而是跨区域、跨环节、跨制度的系统协同。粤港澳大湾区之所以有条件在这场重构中抢占先机，关键在于其兼具“创新策源地”“先进制造高地”“国际航运枢纽”“开放制度试验区”四重优势。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城市制造基础雄厚，香港拥有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与专业服务优势，澳门在会展、文旅和对外联络方面具备独特功能。把研发放在创新最活跃的地方，把制造放在配套最完整的地方，把融资、结算、法律和供应链服务放在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地方，正是产业链供应链跨境合理布局的题中之义。这里的“跨境”，不是简单通关，而是实现规则、标准、数据、资金和人才的高效流动；这里的“合理”，不是平均分布，而是与国家战略方向、产业安全底线保持一致，按比较优势、规则衔接和效率最优来组织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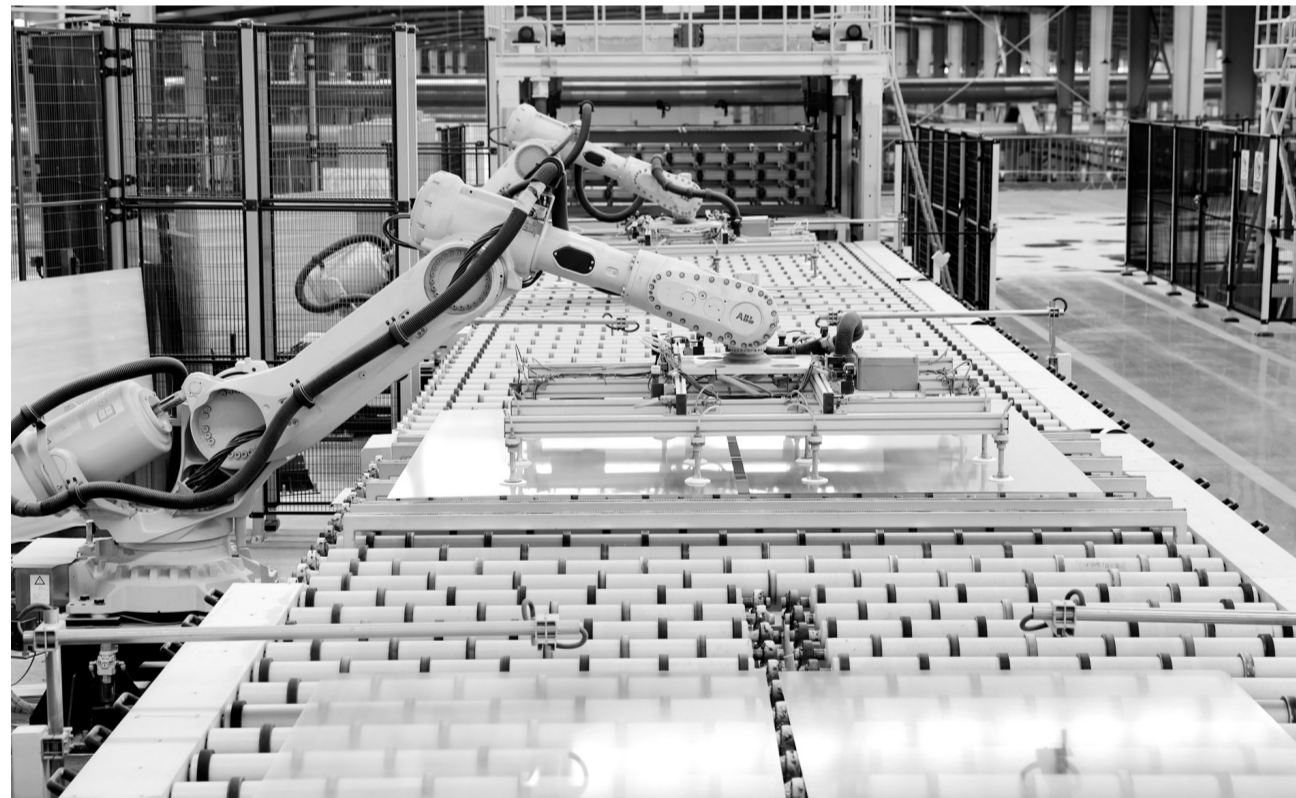
更重要的是，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具备了一批可以牵引链条、链接全球的链主企业。以第三届链博会为例，中兴通讯、TCL、广药集团、华大基因等企业，分别代表通信设备、智能终端、现代医药与生物科技的产业方向；小鹏汽车、大疆创新、优必选科技、亿航智能则集中体现了智能汽车、无人机、人形机器人和低空经济的前沿突破。这些企业不只是参展，更是在向全球伙伴展示大湾区的产业组织能力：有原创技术，有完整制造，有应用场景，有供应配套，也有国际市场。链主企业带动中小配套企业共同进入国际链条，既能提升本地产业韧性，也能降低跨境协作成本，增强大湾区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议价力和链接力。

对照“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要求，大湾区下一步要把“链”做深，把“圈”做活。第一，要以制度型开放推进跨境要素便利化，依托前海、横琴、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围绕通关、税务、标准、认证、知识产权和数据流动等关键环节，提升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水平，让企业在湾区内像在一个市场里做生意。第二，要以产业集群重塑跨境分工，围绕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生物医药、先进材料、电子信息等赛道，推动链主企业与上下游企业在湾区内外形成分工清晰、协同紧密、响应迅速的产业网络。第三，要以链博会等国家平台强化全球链接，推动湾区企业从“产品出海”迈向“产业出海”“生态出海”，从单点贸易升级为供应链、价值链、创新链的整体输出。第四，要把香港、澳门更深嵌入大湾区产业体系，发挥其国际化专业服务能力与对外联通优势，建设面向全球的供应链总部、跨境结算中心、国际仲裁中心和高端服务中心。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并未走向终结，而是在重组中寻求新平衡。谁能在不确定性中提供稳定性，谁能在碎片化中构建连接性，谁就更有可能赢得未来。粤港澳大湾区的使命，不只是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枢纽，更要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连接点；不只是做制造强区，更要做制度创新、规则创新和协同创新的试验田。以链博会为桥，以“十五五”规划为引领，以大湾区建设为支撑，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既是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现实路径，也是大湾区塑造世界级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作者系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国际商贸研究所研究员）

图片新闻



进入二季度以来，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各企业开足马力抓生产、赶订单、拓产能，奋力跑出工业生产加速度。图为位于宿迁市宿城区的江苏凯盛新材料有限公司智能生产线上，自动化机械臂取片系统上下翻飞，正自动堆垛玻璃。
中新社发 王力摄

全球经济进入“慢”时代：“弱反弹”与链路重塑

■ 本报记者 刘馨蔚

当2026年的第一缕阳光照在船坞、港口与数字航道上，全球经济正以一条看似平缓却暗流汹涌的曲线，驶向总量124万亿美元的历史新坐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世界经济展望》中把增速指针定格在3.1%，比2025年再低0.1个百分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最新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6年全球GDP增长将放缓至2.9%；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则指出，2025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回落至2.6%，2026年也将保持该增速水平。

数字背后不是简单的“高或低”，而是一场关于秩序、权力与规则的“慢变量”革命。各大机构的报告共同勾勒出2026年的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却更重质量，贸易减速却在重塑链路，全球化退潮却在区域深处处理下新洋流。

“名义繁荣”与“实际平庸”

无论是IMF、世界银行（WB）还是OECD，都在各自的报告中将造成全球经济低迷前景的原因明确指向不断上升的贸易壁垒和不负责任的关税政策所引发的不确定性。

IMF报告称，全球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关税政策的急剧变化及由此带来的高度政策不确定性。自2025年初以来，美国对主要贸易伙伴和关键行业宣布多轮关税措施，这些措施与反制措施叠加，使美国及全球的关税水平升至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最高点。

WB的报告明确表示，关税大幅上升以及不确定性持续对几乎所有经济体的增长前景构成重大阻力。在不采取政策行动解决贸易限制增多、地缘政治紧张、不确定性加剧、财政空间受限的情况下，全球经济增长情况难有实质性改善。

OECD报告同样指出，2025年以来，贸易壁垒以及经济和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对商业和消费者信心产生负面影响并阻碍贸易和投资。

尽管各大机构的报告对于2026年全球GDP增速的预测十分“温和”，但IMF在其《世界经济展望》中仍预测了一个惊人的数字。2026年，全球经济总量将达到124万亿美元，约等于在2025年的基础上添一个“英国+印度”的经济体

量。WB则更为谨慎，连续两年维持2.7%的预测，并强调“潜在增速下台阶”已固化，2026年不过是“低台阶上的微反弹”。

这意味着，全球正进入“名义繁荣”与“实际平庸”并存的局面，增量并不等于机会均等。IMF预测，2026年，中国、美国、印度的实际增速分别为4.2%、2.1%、6.4%，三国经济增量之和或将占据全球实际GDP增量的一半以上。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整体增速仅为1.6%，欧元区1.2%、日本0.6%，老龄化与高债务让传统强国步入“中年危机”。

“弱反弹”下的链路重塑

2026年，亚洲名义GDP约39.1万亿美元，将超越北美和欧洲，成为全球经济的“绝对重心”。这一转变的意义在于，亚洲的增长越来越依赖于区域内部的贸易和投资，而不仅仅是作为西方的“制造工厂”。

在RCEP框架下，亚洲区域内贸易占比将过半。同时，RCEP原产地累积规则使得零部件在15个成员国“二次漫游”。2025年，中国—东盟双边贸易额突破1.02万亿

美元，其中中间品占比升至67%。按现有增速推算，2026年，双边贸易额有望突破1.05万亿美元，继续成为全球最为粗壮的“横向供应链”动脉。此外，IMF还预计，未来五年，中国对全球GDP增量的贡献率约为23%，继续位居第一。

而印度无疑是亚洲区域内最耀眼的“新星”之一。凭借强劲的内需和改革红利，其经济增速在全球大型经济体中“一骑绝尘”。长期来看，高盛等机构甚至预测印度将在2075年左右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主要基于三大优势。一是人口红利，印度目前拥有世界上最年轻的人口结构、庞大的劳动力，以及巨大的消费市场潜力；二是服务业优势，作为“世界办公室”，印度的信息技术和软件外包行业已具备全球竞争力。三是地缘政治机遇，在“中国+1”的全球供应链转移趋势中，印度成为西方国家和跨国公司竞相抛出橄榄枝的对象。

此外，印度尼西亚、越南、孟加拉国等“亚洲小虎”也在凭借其劳动力优势和不断改善的营商环境，承接新一轮的产业转移，形成多层次的区域供应链网络。

“不确定性”下的“暗线”

IMF在其敏感性情景中警告，若2026年出现“关税升级+油价共振”的双重冲击，全球GDP增速将在3.0%基线的基础上再度下调，甚至接近衰退临界。全球不确定性中，藏着几条“暗线”。

俄乌冲突进入第五年，欧洲对液化天然气的“饥渴”把美国、卡塔尔推向出口巅峰。2025年1—10月，美国占欧盟LNG到岸量的45%，稳居第一，卡塔尔第二（约22%）。美国能源信息署预计，2026年，美国LNG出口将再增6%，稳居全球第一。

2025年下半年以来，胡塞武装将袭击范围扩至印度洋，马士基、赫伯罗特部分航线被迫绕行好望角。若2026年袭击重现，红海—苏伊士航道一旦再次受阻，行业普遍预计运价将再现100%级别的跳涨。

2026年，美国的关税格局基调已定：301条款25%总体税率不变，但178项商品豁免延至2026年11月10日；木材、储能电池两类商品自2026年1月1日起分两类加税至30%—50%和25%；对华10%芬太尼关税与10%对等关税维持不变。美

国财长贝森特近日称，“中方履约表现良好”，2026年中期或下调对华关税。但尚未形成正式公告，仅停留在“政策信号”阶段。

2026年，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正式“开征”。对于全球经济而言，这是一场温和但不可逆的“低碳冲击波”，规模不大却足以改变贸易流向与投资逻辑。

除贸易疲软外，全球债务与金融体系风险亦不容忽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陈文玲指出，当前全球债务总规模已突破355万亿美元，占全球GDP比重达368%，部分主要经济体债务规模扩张过快，2026年将迎来美国发行的大额短期国债集中到期，可能引发局部经济波动。

2026年的世界经济，没有V型反弹，没有断崖坠落，只有“慢变量”持续推进：技术扩散、区域重组、货币再平衡。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增速换挡已让位于结构换挡。当全球名义增量的一半来自价格与汇率时，真正的机会藏于“链”——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再嵌入。超百万亿美元的大蛋糕不再高速增长，但每一次切割方式的改变，都会诞生新的赢家。